

风光无限玉皇山



■ 莺歌唱晚

□ 陈莹

我的老家，是济南市长清区崮云湖街道（原长清县崮山镇）大崮山村，村子依山而建，村名源于山名。据康熙年间《长清县志》记载：“崮山，在县治东南三十里，翠柏盈巅，中隐玉皇宫，多有骚人题咏。”“崮”是指顶上较平、周围陡峭的山，山顶平坦就能立住庙宇。山上的玉皇宫（庙）古已有之，山下的百姓习惯地称崮山为“玉皇山”。

小时候，我曾经无数次攀爬过玉皇山，家乡的神灵护佑我长大。与众多的崇山峻岭相比，玉皇山不算高大，但是十分清秀。山的西侧树多石少，坡势较缓，徒步上山并不费力。阳面虽然陡峭，但有数百级石阶直达山顶。阴面则被村民开辟铺就了宽整的石屑路，能将拖拉机一气开上山顶。只有东面有一片险峻的悬崖峭壁，状似刀削斧劈，无法攀缘。早年的玉皇庙群是整座山的精华所在，可惜的是经过那场“文革”浩劫，无辜的玉皇庙也未能幸免。断砖残瓦横七竖八，一片狼藉；原用以支撑“玉皇宫”大殿的两根盘龙石柱，都被砸得只剩半截，落寞地矗立在大殿遗址前；“骚人题咏”的碑刻再也无迹可寻。大殿两侧各有一座青石板砌成的殿宇，里面的石像全都掉头断臂，东倒西歪；幸亏殿宇主体未曾推倒，屋脊上雕刻的龙首兽头也大致完好，虽经风化仍清晰可辨。我印象最深的是有块明朝正德年间刻制的卜卦碑，碑身虽然横卧在地，但仍然引得不少游人上山，围着碑身转来转去，闭着眼睛摸碑占卜，图希一乐。与卜卦碑相映成趣的，是东边一座低矮的“送子殿”，内壁刻有麒麟送子、八仙过海等精美浮雕，保存相对完整。“送子殿”附近的树杈上压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头，估计是“压石求子”的善男信女所放。如果有兴趣围着山腰勘探一番，还会发现几处天然或人工刻凿的洞穴，如老龙洞、文昌洞、卧龙洞、朝阳洞等，大小不等，深浅不一，各有千秋。

至于玉皇庙建于何年何月，无人讲得清楚。历史上朝代更替，战乱频仍，玉皇庙几经损毁与修复。据先辈口口相传，唐王

李世民曾在附近建寨驻军，得到过乡民鼎力相助。大崮山村北面有条纵深数公里的大峪沟就叫“唐沟”，沟里至今尚存“唐王寨”遗址。村中央有一眼深水井，百姓称之为“官井”，据说也是唐王李世民的功德。当今的村民尽管早就用上了自来水，但当街的“官井”始终没有被填弃，可与“玉皇官”相互印证。由此推断，玉皇庙始建于唐代的传说应是可信的。

玉皇山所处的地理位置，正是历代帝王赴泰山祭祀祈愿的必经之处，“皇家御道”就从山脚下蜿蜒通行。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在104国道贯通之前，由“御道”扩建而成的公路还需穿村而过，大崮山村里成天价“车鳞鳞马萧萧”。当年山上香火旺盛，带动了山下热闹非凡。茶楼酒肆，旅店商铺，市集庙会，学堂书场，应有尽有，豪奢繁华。玉皇山周围还先后建有光明寺、观音堂、真武庙、青云观，新中国成立后的小学教室、会场戏台、供销社仓库等，都曾利用过古庙。不久前我路过村中中小学，发现紧靠南山根的校园里仍旧保留着一座古庙，尽管已成危房，但是框架结构还没有走形，屋梁彩绘依然栩栩如生，房檐雕雕仍旧精致美观，彰显着先人的智慧和才能。

二十多年前，有位退休工人回到村里，望着山上荒凉破败的景象深感痛惜。他决心在自己的有生之年，让家乡的山庙文物焕发青春。古道热肠的父老乡亲纷纷慷慨解囊，出钱出力，历时数载，重新修整了登山石阶，修补了残柱断碑，修复了庙宇院墙，玉皇宫渐渐变得有模有样了。为了使这些文物不再遭遇劫难，村民自发组织起了“义务文物保护队”。这支队伍里老年人居多，他们怀着淳朴善良的愿望，凭借一腔赤子情怀，虔诚地守护着祖宗留下的这份遗产。

玉皇庙周围林木葱茏，松柏郁郁，风光无限。令人拍案惊奇的是山门旁边一株古柏，历经千载沧桑而不朽，身躯伟岸，树冠如云；盘错的树根如苍劲的巨手，深深插入岩石缝隙，木石相握，身心交融；其形神与黄山迎客松颇为相像，成了玉皇山最为醒目的标志。那些看山老人，有的持锹荷担，有的携孙挈幼，天天穿梭于古柏松林之间，成了一道更加美丽生动的风景。

一代人老去了，新一代就长大了。薪尽火传，青山常青，玉皇山是不会老的。



副刊专栏“灵岩心语”刊登长清本地知名作家、散文家的写景、记人、怀事、抒怀，推出一些名家专栏，尤其欢迎那些关乎长清美丽山水、人文情怀、乡土气息浓厚的用心之作，歌咏长清山水之美，走笔长清街头坊间。同时，为了鼓励新人，副刊还将择优刊登长清本地高中初中中小学生的优秀习作，欢迎投稿。

本栏目由长清区自来水服务中心水长清牌矿泉水赞助，感谢该单位对长清乡土文化传播的鼎力支持。

投稿邮箱：qfwbjrcq@163.com。

布谷声中忆麦收



□ 曲征

布谷，布谷……布谷鸟的叫声又在天空盘旋，我的思绪又不由自主地飘飞到过去的岁月。

那时家里刚分了责任田，父亲喜出望外，虽然他是乡镇干部，但是唯一的爱好却是种地。母亲是农业户口，所以分到一亩多地的责任田，父亲如鱼得水，喜滋滋地在母亲的责任田里挥洒汗水、展示自己的稼穡天才。

父亲酷爱种地，源自他小时候受尽了饥馑的折磨，这种儿时的贫困记忆，促使他将全部热情化为劳作的动力，耐心细致地伺候地里的每一棵庄稼。地里不能有一根杂草，不能有一块小石头。每每下班回家，父亲的唯一去处就是庄稼地。一进地里，不是捡拾小石块，就是拔除里面的杂草。一听到村民们说他种的地好，他便获取了成就感，掩饰不住的笑意爬上眉梢。

一年四季，收获的喜悦常常铺满父亲的额头，最兴奋的时刻便是麦收时节。在故乡，布谷鸟一叫，距离麦收的时间就不远了，布谷鸟的叫声犹如麦收大考前的预备铃，提醒人们做好应考准备。故乡的麦香，是布谷鸟的叫声酝酿的，同时，麦香也滋润了布谷鸟甜润浑厚的歌喉。

于是，在布谷鸟的叫声中，父亲将在外地工作的哥哥、上师范学校的我，还有已经嫁出去的姐姐全部召回，统统回家收麦子。他先选一块地，带着我和哥哥将地刨起来，泼上水，撒上去年存下的麦糠，用碌碡一圈一圈地轧成平整的硬地，麦糠就做成了。有牲口的人家用牲口轧场，没牲口的，只好用人力轧场。我家就完全依靠人力，因此轧出麦场来，就已经累得够呛，再想想即将来临的麦收，心里愁得拧成了疙瘩。“麦子没有场，就像孩子没有娘”，父亲对于麦场的要求十分严格，必须坚硬、平整，不能有丝毫瑕疵。

麦收终于来临！父亲早早起来霍霍地磨着镰刀，然后高声大嗓地喊我们起床，大家睡眼惺忪地向庄稼地进发。父亲、哥哥割麦子，姐妹将刚割的麦子捆成一个个麦个子，我用独轮车把麦个子往场里运，母亲则在家里备饭。那时农村的主要运输工具是独轮车，一亩地的麦子要推十几趟才能运进麦场，一天下

来，又累又热，浑身上下，酸痛不已。

运进场里的麦个子，用铡刀拦腰切断，有麦穗的部分摊在场里晾晒，余下的部分放在一边堆好，日后烧火。中午太阳最毒的时候，是麦子最容易脱粒的时候，所以中午也是轧场的最佳时间，或牲口或人力，故乡的太阳底下上演一出出坚忍不拔的轧场苦情戏。不知走多少圈，不知流多少汗，终于在太阳偏西时，停下碌碡，分离出麦秸，将含有麦粒、麦糠的部分堆在一起。此时，父亲拿着扬锨，站在大大的一堆面前，看看风向，开始扬场。扬场是技术活，也是辛苦活，年近六旬的父亲一干就是俩小时，他一定很累吧？

我不是一个勤快人，所以最害怕麦收季节，那时候一听见布谷鸟的叫声，就愁得不得了，而父亲又是急性脾气，常常用“争秋夺麦”来教导我们收麦子一定要快，因为六月天像孩子脸，说变就变，在他的催促下，我们不能偷懒，疲于奔命。有一年，老天爷真的要起了孩子脸，浓云密布狂风大作，父亲一路小跑冲进家门，扛起重重的梯子来到麦场，将梯子压在麦垛上，才避免了麦子被狂风刮跑。

麦收期间还有一项农活儿，就是夜晚去看场，一方面怕有人偷麦子，一方面假若天气有变就赶快盖塑料布。看场是富有诗情画意的农活儿。夜幕之下，枕着麦垛，嗅着麦香以及泥土的气息，聆听各种小虫的天籁之音，被暖暖的夏风抚摸，有一种田园风情般的惬意与快感。一次晚饭后我拿着袖珍收音机去看场，一首《半个月亮爬上来》从收音机里播放出来，而此时此刻，恰巧一轮明月从东山头侧出半个身子，不知是多愁善感的我突然间的触景生情，还是被骤然而来的美景所震撼，泪水一下子就覆盖了脸颊。

如今，父亲已经走了许多年，麦收也不再疲于奔命了，联合收割机来到地头，一会儿便将“麦收”写进历史。但不知为什么，笔者依然怀念那些劳累紧张的日子。每每夜里半睡半醒之间，听到布谷鸟或远或近的叫声，总是想起上世纪80年代故乡麦收的情景，父亲霍霍磨镰刀的身影以及脚板子不沾地、麦收如救火的紧张场景，又在脑海里回放。于是，睡意全无，泪水伴着飘渺的“布谷”之声慢慢在心头滑落。